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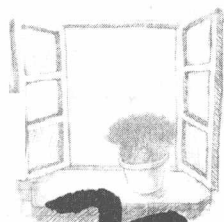
陈华○著

军校里的那些花儿

Junxiao Lide Naxiehua'er 那一曲军校恋歌2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 我会永远 守在她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涯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华〇著

军校里的那些花儿

Junxiao Lide Naxiehua

那一曲军校恋歌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校里的那些花儿 / 陈华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39-4021-7

I. 军…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4997 号

军校里的那些花儿

著 者 陈 华

责任编辑 刘晋飞

特约监制 李耀辉 郑中莉

特约编辑 陆 佰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021-7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	1
第二章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17
第三章 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	31
第四章 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	45
第五章 挹泪的过客在往昔生活了一瞬间	61
第六章 我曾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	75
第七章 总觉得你还在什么地方静静等待着我	89
第八章 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	103
第九章 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	117
第十章 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	131
第十一章 野百合散开在黄昏的山巅	145

第十二章	命运已撒下天罗地网	159
第十三章	我只是一棵孤独的树在抗拒着秋的到来	173
第十四章	这谜一样的生活锋利如刀	189
第十五章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205
第十六章	没有雨的春天,没有你的流年	219
第十七章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233
第十八章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249
第十九章	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	263
第二十章	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	277
后 记		293

第一章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

毕业当晚，军校最后一次会餐的阵势来得很是剽悍，与威虎山上大年夜里座山雕大宴众土匪的桥段颇为神似。酒一喝高，场面自是汪洋恣肆、风景浩瀚。端着盛酒的碗守财奴一般死活不放的，逢人就敬酒、上了发条一般不停地敬军礼的，一边上安安静静、规规矩矩、一板一眼踢正步的，拉上你的手立马跟你成了连体婴儿、走哪儿跟哪儿绝不分离的，一把熊抱抱住了、鼻涕眼泪可劲儿往你军装上蹭的。一时间，食堂里晃荡的都是非职业本色演员。离别的一刻，往日那些或深沉清高，或随和本分的面孔一律不见了，一时间竟满目都是率性而为的性情中人。抬眼一望，绿叶丛中有限的几朵花儿，有三朵已经被酒精浇灌成了红艳艳的山丹丹。这种场合，要是有一个女生胆敢玩洁身自好、坚决滴酒不沾，我估计男生们能把她扛起来架到食堂的房顶上去。配合一下众弟兄的情绪，小抿几口红葡萄酒，对女生们来讲这一关并不算难过。可是偏偏实诚如花朵叶小米者，就必须要把自己给喝成个李太白。最终以一个醉卧在班长邓海云肩头的造型，负伤的女战士一般被背出食堂，为她四年的军校生活划上了一个欲说还休的感叹号。

没办法，我的北京老乡叶小米永远是这么一个出位的人，千万别指望一个文学女生活得如神机妙算东方不败，她能少念叨几回“生存还是死亡”的终极追问就已是万幸了。

这天的菜肴还是延续一贯的部队老传统，大盘装肉，大盆盛汤，浓油赤酱，香飘四野。桌子中央，一只炖得硬撅撅的肥母鸡，半个身子浸在油汪汪、热腾腾的汤水里，骄傲地翘出半个屁股，以一个华清池中洗凝脂的杨贵妃的经典造型，稳坐会餐宴上压轴大牌的交椅。桌子上的酒并不比往常节日会餐时多，两红一白总共三瓶。会餐开场一切如常，先是学院领导讲话，一通鼓掌。再是各区队班主任讲话，又是一通鼓掌。而后轮到学员代表发言，鼓掌异常的热烈。因为，自由开吃环节已是拭目以待。此刻，桌子上酒瓶子的数量，突然就像是变戏法一般，开始以N次方的势头一路高歌猛进起来。

男生们手里举着盛酒的大碗，舌头很快丧失了灵便，面孔大多红成了关公。偶有不上脸的，人群里望着了却总有几分触目——白着一张脸端坐着的人，怎么看怎么有几分乱世枭雄曹操的阴险。男生们先是勾肩搭背互述衷肠，而后四处游荡拉帮结伙寻老乡，你敬我一碗，我敬你三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仗了酒胆，平日里那些个循规蹈矩蔫头耷脑的男生，突然会堵截住某个女生，端稳了手里盛酒的大碗，就开始玩梁山好汉的造型。但见他猛一仰头，一路把酒咕咚咕咚喝下肚去，而后一抹嘴一露齿，一往情深逼视着伊人的眼，道上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她若在丛中那么一笑，他的脖子和脸的红涨程度能立即增高五个指数。想来这时候你让他喝敌敌畏他都能不眨眼给干了。有了那美人一笑，多少相思尽付酒水中，四年彻头彻尾的光棍生涯，也能说声心中有爱青春无悔了。

有人开始引吭高歌，众多的声音也跟上来了。军营奏鸣曲开场一定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接着大风一起黄沙漫漫吼出的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而后罗大佑、齐秦、赵传、小虎队竞相出场，最后一准儿落在摇滚青年崔健身上，保留曲目便也跟着出台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当最后那句“你这就跟我走”狠命地朝众人砸去的时候，食堂里便一派鬼哭狼嚎，会餐的高潮段落算是来到了。

欢宴上，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局外人一般的冷静。不是我冷血，也不是我不爱狂放，而是我被会餐前突然接到的一个通知给打蒙了。这是个好消息。原本的分配通知书已经放在了我的床头柜里，一家塞外军校的接收函正老老实实躺在抽屉里呢。可是，会餐前集合的一刻，班主任老洪突然把我从队伍里喊了出来。

老洪说：“小子，算你运气好，电影厂来考察的人看上你了。张家口别去了，回北京吧。廖凡，我正式通知你，8月20日前赶到电影厂报到。对了，叶小米跟你分在一个单位，报到前互相提醒一下，别耽误了正事。”

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真一下把我砸蒙了。一时间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北京的这家军队电影厂一共在哲学系要两个人。其中一个名额无惊无险自然是叶小米的。叶小米是军校里那一小撮傲视群雄的干部子弟中的一个，回北京的事儿上，没有谁能够与她争。争议更多的是另一个名额，据说大有来头。围绕着这个名额，区队早就有了不少议论和传说。听区队上几个山西籍男生议论，说这是他们的老乡——班上的一个男生自己要到手的名额。这山西男生的叔叔是个煤矿老板，一心想把侄子弄到首都的大机关去发展。而今这个名额怎么就砸到了我头上呢？

电影厂来人我是见了的，我也在被召见的十几号人之列。原本以为这样遍地撒网的相看，只不过是陪太子读书走一下过场，不曾想还真就有了越位进球的机会。

趁着人群里还没人拽住我的手，我赶紧奔向东北男生张雪飞而去。张雪飞在同学里有一个绰号叫“情报处长”，军校里的小道消息、号外、内参什么的，在他那里大多能找到详解。我把一瓶北京二锅头稳稳地塞进了张雪飞的手里，那是我寒假里从北京带回来一直没舍得喝的。张雪飞接了二锅头就上了嘴，嘴一歪用牙齿咬开了瓶盖，猛灌下几口，猛烈咳嗽长达数分钟后，这才把我揪到没人的角落，为我娓娓揭秘。

却原来，那山西同窗档案里有一纸因考试作弊而得下的警告处分，电影厂制造电影，却并不喜欢在生活中造假，山西同窗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我便成了那个幸运的替补队员。几句话说完，张雪飞死盯着我的脸看，我知道他不是妒忌，他是在期盼着我幸福的眼泪。可是军校四年我早就学会内敛了，逢喜不笑，遇悲不哭，麻木不仁如高仓健。张雪飞于是很失望，扬着手里的二锅头重新上路，摇晃着脑袋去找别的知音了。我开始慢慢地吃菜，再就是四下瞅人，以掩饰自己的慌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命运如此的安排，是在成全我呢还是在毁我？

我的目光一直在人群中逡巡，先是找到了那个倒霉蛋山西人。他倒是豪放自

如，像是刚打梁山下来，正和杨贵妃进行亲密肉搏——拽着个肥白的大鸡腿啃得正欢。我是不是该过去敬他一杯酒呢？是感谢他的失足作弊呢，还是感谢他退位让贤？我犹豫了两秒，马上觉得自己是被幸福冲昏了头，飘飘然找抽呢。

我目光转移，开始在绿叶里寻觅鲜花的芳踪。但是那个我最想要见到的人，一个叫朱颜的女生，却在酒席开场没多久便不见了踪影。如果说暗暗喜欢一个人四年，从未开口表白也能被叫做爱情的话，我想，我拥有的，就是一个人的爱情。朱颜去了哪里呢？女生里她的分配最不理想，本是江城本地人，却被分配到了南方一座大山里的教导大队。她是抓紧时间和家人团聚去了呢？还是已经坐上了南下的列车赶去报到了？

班上原本五个女生，一个叫姚小遥的女生大三那年退学后，五朵金花只剩下了四朵。朱颜已开溜，眼前的三朵花明显都得到了酒精的充分浇灌。那个叫丁素梅的安徽姑娘，平日里略显苍白的一张瓜子脸，而今涂了胭脂一般绯红着，有种平日不多见的妩媚。她花枝乱颤，咯咯咯地一路娇笑着，在班长的带领下，不断把酒杯举向弟兄们。她没有理由不欢笑不畅饮，女生里唯一一个留校的名额被她牢牢握在了手上。听说之前由于军校的纪律限制，无法开展正常约会、而与她早早分手了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突然浪子回头、涕泪涟涟，举张旧船票，再次胜利地踏上了她的客船。前几日，有同学在军校的小酒馆里，见到这甜蜜的一对边吃边喝在共谋幸福大业了。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丁素梅，她绝对没有理由不绽放笑容、不挥洒美艳。而那一晚我也才发现，平素不苟言笑的丁素梅一旦放开来，那举止做派，真有点军统女特务的范儿呢。

团支书郝好则一脸红云，和男生庞尔被众人簇拥着，接受着一轮又一轮的海浪一般猛烈的祝福。四年了，班上就盛开了这么一朵爱情之花，还是顶着狂风暴雨，从石头缝里绽放出来的。容易吗？他们两人胸前应该再各佩戴上一朵大红花，那就像极了战地浪漫曲里的革命夫妻了。会餐过后，西安姑娘郝好就将远赴东北报到。青岛小伙儿庞尔则因为半年前刚刚被查出了淋巴瘤，需要长期治疗而被留在了江城的母校。过不了几个时辰，这一对苦苦相恋的人儿便将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今年的毕业分配，西安的一所军校就有两个名额。如果没有这一场迟来的轰轰烈烈的恋爱，郝好回到家门口发展一点没有问题。论政治表现，专业成绩，军事

素质，郝好哪一方面都没下过区队的前三名。可如今，回家的路显然已经与郝好无缘了。郝好是在庞尔患病之后勇敢地走到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份感情，这样的女孩子，本应是得到更多的赞许和关爱的。军校方面虽然同情着郝好，可在军校三令五申不许学员谈恋爱的一纸禁令下，身为党员的郝好顶风作案，对待这样的学员，军校历来的做法就是棒打鸳鸯，不给当事人创造任何继续发展的机会。班主任老洪说了：“军校里那么多的学员看着呢，不杀一儆百、树立风气，军校今后的工作怎么做？”军校的纪律就是这么铁面无情，人若有意只能徒留怅惘。

亲爱的弟兄们，快快为郝好和庞尔送上如潮的祝福吧。前路如此渺茫，爱情如此芬芳，除了祝福，唯有喝酒。

在众人热烈的呐喊声中，郝好亮开她善歌信天游的好嗓子，唱了一首《出塞曲》——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
如果你不爱听
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

歌声里，许多人都在抹眼泪。班主任老洪背对着众人，一个人立在窗口闷闷地吸烟。

2

“来，廖凡，搭把手，把小米放到我背上来。这丫头，今天一晚上情绪都不对，我一没留神，她就一大碗白酒下了肚，跟喝白开水似的，哪有这么个喝法啊！”邓海云一边在我的帮助下把叶小米往自己背上驮，一边小声数落着，“嘘！别出声，

咱们悄悄走，一个女孩子喝成这样，让人看笑话。”

人群里，我的目光始终没有找寻到我格外惦念的人，却被临桌叶小米的醉态给惊了一下，我赶紧上前和邓海云一起扶住了她。

就在我 and 邓海云缩脖耷脑，脚步轻移，力求不露痕迹地把叶小米安全转移之际——“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的歌声忽然一转，我们身后，无数声音齐刷刷地吼出了那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不用回头，高粱地里站起来的，是无数我们军校的好弟兄。

出了食堂，邓海云便背了叶小米一溜儿小跑起来，我在旁边举着我的军帽为叶小米挡雨。会餐之前天儿还好好好的，夕阳下风轻云淡的，眼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空却已经落下细密的小雨点来了。南方的天气就是这么善变。还没走到女生宿舍楼下，却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那里，有人在楼上楼下地搬东西。车前，一个打着一把花伞立在雨中的袅娜的身影，一下灼伤了我的眼睛。正是她，朱颜。

朱颜见了雨中我们三人行造型，赶紧伸过手里的雨伞，替叶小米遮住了雨丝。她眉头紧皱，芳唇开启：“天，小米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她，没大事。喝多了，有点醉了。”我在一边解释着，没理由地缩了头，活像肇事者。

“什么？喝醉了！怎么可能嘛，四年了我都没见她喝醉过。肯定是你们哪个坏小子给灌的吧？这都要各奔东西了你们还下这般黑手，缺德吧！”朱颜把伞塞到我手里，伸了手，要把叶小米从邓海云背上抱过来。

“你抱不动的。还是我来吧。”邓海云红了脸说。我是早已经习惯朱颜的数落，挨了骂还身心通泰，可老实人邓海云却涨红了脸，仿佛人真是他灌醉了似的。

见是毕业生，女宿监很是痛快地放了我们的行。正好是晚自习时间，楼上楼下倒没见几个人影。上了楼，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军校四年，此地我还是头一回回来，难得一游心生好奇。却见有几个房间门口堆着一个个纸箱，已是一派大撤退前的凌乱。盥洗室里冒出滚滚的浓烟，几个女生蹲在地上正烧东西，一走廊都是焦糊味。

“也就是个毕业，还得演一出黛玉焚稿怎的？”我满是疑问。

“呸！我们可没那么多情。是革命队伍里的弟兄们太多情了，四年里姐妹们收到的情书可以办展览了。这一毕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不销毁了这些历史陈

迹，怎么开展新生活啊。”朱颜在一旁解释。

“天哪，要不说最毒妇人心呢！下手可太狠了。好在还没杀人灭口。幸亏啊，我没写过什么情书，否则遭了暗算连家都别想回了。”我满面惶恐。

“想得美吧你。像你这样理性有余，完全不懂感情的，才没人注意你呢。你只配天天对着大柱子反思。自个儿一边想去吧，问世间情为何物。”朱颜的话，引得邓海云都笑了。

“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刻印在我们教室阳台大柱子上的一行小字。何时何人所为，至今是一起悬案。因主教学楼是前国民党的交通部所在，属国家保护文物，所以这行小字绝对有破坏文物的嫌疑，故一直无人自首。这行玄妙的字迹便令我们生出无限的遐想。我们甚至一度怀疑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卧底，在为情所困时发出的感慨，甚至，这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情报也未可知。而“问世间情为何物”也成了我们对感情处于饥渴状态、却始终没有得以释放之人的代称。

宿舍里，除了床头写着叶小米名字的那张铺位还如常铺着，其他铺位上都已经空空的了。床板木纹毕现，颇有几分印象派画作的神秘和玄远。而今它们的主人果真如黄鹤一去，从此不再复返了吗？

到了宿舍，叶小米就醒了。朱颜给她打来水，她洗了把脸，又喝了杯温开水，就不做声地睡下了。我们一行人才又走到了楼下。

楼下的面包车旁，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正把一个床头柜往车厢后屁股塞。床头柜是我们军校统一配发的，已经油漆斑驳，很是破旧了。

“这个你也带走啊？”我不禁惊呼。四年里，男生们对朱颜的小市民做派一直很很很嘀咕，我虽一直持包容态度，但眼前还是没克制住自己。

“大惊小怪什么啊，发给我的，我当然要带走了。我的目的地在大山里，不是去游山玩水，是驻扎潜伏、长期扎根的啊，我的同志哥。”朱颜倒是坦坦荡荡，言语中却掩藏不住几分悲切。

“可这么个床头柜，这么破。明显不够香艳啊，要不，我送你一个新的吧。”我开始调侃。

“香艳？你送我？不敢当。知道你是去电影厂吃香喝辣、当著名演员去了，我更不敢劳累你了。要说你形象这么正面，没准儿还真能在电影里当一把王心刚什么的呢。我一个大山里的教书匠，要那么香艳干吗？”朱颜笑了。

消息真是传得快，我回北京的事连朱颜都知道了。我既惊又喜，身板不由在她面前挺直了几分。

可朱颜的神情间却陡然严肃起来：“不和你在这儿斗嘴了，你留着躲被窝里偷偷乐去吧。你们赶紧的，去把任天行找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叶小米就是为他喝成这个样子的。任天行这一去西藏，叶小米的一腔相思不都打水漂了吗？”朱颜的脸绷着，像是很生气。

“可下午毕业典礼一结束，任天行早就离校了啊。会餐时根本就没见着他人影。”我身边的邓海云说道。

“这个任天行，真是冷血动物！老端着个革命军人的刚硬派头。这叶小米也不知道看上他哪儿了！”朱颜是真生气了。

“是啊，这任天行离校那么早干吗？那什么，你放心，明天回北京，我跟叶小米坐一趟火车，我好好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你放心，一上车我就给她买份列车上最好的盒饭，肉丸子炸鸡腿这么一上，保管火车没过长江呢，就让她忘了任天行是谁。真的，朱颜你别笑，那什么，你是什么时候的车，我，我和老邓，去送你吧。”我说。

“不用了，谢谢！我还不急着去报到呢，我要先回家待几天再说。哎，这一去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朱颜感慨着，语气和表情都很伤感。

我们几个正说着话，却见一群人往操场上拥来。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大轿车已经发动起来，有提着行李的学员陆续往上走。我们三个赶紧往那边赶了过去。从下午开始，这样的送站车已经不知从军校发出多少辆了。

这趟车上有郝好。黄昏暮沉，小雨缤纷，送别的场面充满感伤和无奈。此去经年，关山万里，几许韶华，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又会是在何时何地呢？人群里，有好几个男生的眼圈红了。车子启动的一瞬，郝好从车窗里伸出手来，向大家挥手说着再见，眼睛里满是晶莹的泪花。山东男生郭福来明显喝高了，红脸赤面的，突然上前一把抓住了郝好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车子开动起来了，他拽着郝好不放，跟了徐徐开动的车一路小跑，最后还是被张雪飞冲上去给拦腰抱了回来。

“没见人家庞尔在一边坐着吗？这个郭福来，总是踩不上点。”朱颜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小声嘀咕着。

人群散去，朱颜黄色的衣裙一闪，不见了。连句单独的祝福的话我都没顾上

说出口,她就那么从我眼前消失了。

那天,朱颜没穿军装,而是一袭黄色连衣裙,裹挟着她高挑丰满的身子,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

3

每一个男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女人。这女人不一定是他的妻子或者情人,她就是她。她应该是从他青春的沼泽地里走出来的,她是他的引领者,或者说是启蒙老师。她身上应该有一种奇异的密码,一双泉水一般的明眸,两片玫瑰花瓣一般的红唇,纤细的腰身,或者是一双修长的美腿,这些,局部的或者全部的,就是这密码的载体。有了它们,一个男人灵魂出窍,随即情窦初开、豁然开朗,完成了对一个女性最初的顶礼膜拜。而后的千山万水、恋恋风尘、有意无意,他都是在用这最初的密码,来破译他所遭遇的每一个女人。也就是说,他终生所做的,都是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这个女人的影子。

说得直白一点,男人不是在吃遍了所有的大菜后再选出自己最爱的那一道——在菜谱还没上来之前,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道菜,一道他这辈子或许永远吃不着、也够不着的菜,但他的味蕾早就成了它的俘虏。单单因为,在大脑空白、身心空虚的青春期,他与之遭遇和碰撞了,因而,终生都难逃它的围追堵截和四面埋伏。

我心里的那个女人是这样的。她有着高挑的身材,坚挺的胸部,皮肤泛着小麦一样的金黄,睫毛长而细密,看人的时候眼神涣散,神情里有一份掩饰不住的懒散和傲慢。最关键的一点是,她必须有着一双美腿,修长,挺拔,健硕。

这个密码的持有者是她,朱颜。我几乎是对她一见钟情。

1988年的那个夏天,我们北京来的10个高中生早早赶到军校报到,军校还没有正式开学,却又不允许我们随便外出,几天里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在校园里瞎转悠。在校园里我并没有看见想象中气派的射击场,堂皇的游泳池,以及女特工一样神秘而漂亮的女生,内心不由备感失落。加上江城的天气又闷热难当,我的心情禁不住有几分烦躁。

那天午后,在军校操场边的阴凉处,我正躺在一块草地上胡思乱想,夏风轻拂,带来阵阵凉意。这时,我的耳朵里忽然灌进了一声响亮的口哨。两声长长的口

哨之后，是一阵混乱的吉他弹奏的乐声和一阵狼嚎一般的歌声。

我坐起了身，视线里忽然跃进了一团金黄色，那明亮的一团正穿过操场，朝男生宿舍楼的方向一路行进而来。我手搭凉棚，望见了一个穿着一袭黄色连衣裙的女孩，她高高的个头，甩在脑后的一束长长的马尾辫神气地晃荡着，两条修长匀称的腿迈动得很快，疾步前行之际，注溢着青春气息的身体被连衣裙勾勒出的线条煞是迷人，令人不由心神荡漾、想入非非。我那19岁少年蠢蠢欲动的春心，一下就被搅乱了。

那天晚饭的时候，意想不到的，这匹已经欢腾地跳跃在我心房里的小母马，竟然坐到我的身边来了。按照军训的分班，我们两个竟然被派到了一个班上。当我深呼吸之后，按捺住一颗狂跳不已的心，殷勤地把一碗绿豆汤端到她面前的时候，她抬起那双长睫毛掩映下的黑眼睛飞快地横扫了我一眼，眼神在我脸上略微停顿了几秒，方才朱唇轻启，淡然地说了声：“谢谢！”

天！上天啊！只为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驻留的这两秒钟，我愿意，愿意做她身边的小羊羔，被她用皮鞭轻轻抽打。那一刻，我一下理解了那些歌里的酸词是怎么唱出来的了。

军训开始，她的那束马尾辫不见了，是按照军校的要求统一被剪掉的。她的头发留得短短的，简直比我长不了多少，扣上军帽，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小男孩一样。特别是在队列里头，要不是胸前有那么两个紧绷绷的鼓包，乍一看还真有几分雌雄难辨呢。因为我们个头相近，在队列里的位置紧挨着，训练中经常有被要求双双出列的时候。每逢到这时，我的心房就成了一个八音盒，悠扬欢快的乐声从里向外流淌。

“醒醒！醒醒！廖凡。做春梦呢？有烟吗？”我的身子被一条腿狠劲地踢了一下。黑暗中，上铺的张雪飞在我头顶上伸着脑袋叫唤。

我起身去摸军装的上衣口袋。毕业的当晚，熄灯号已经响过。下午的毕业典礼过后，我们都是自由身了，军校的纪律对我们已经失去了法力，我们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个正排职小军官了。可是，当熄灯号响起，我们这些还没有离校的学员还是不由自主拉下灯绳，一个个跟老农民似的一声不吭地躺到了炕头上。看见没有，四年军校生活，我们经受了怎样一番钢铁般的打磨和历练啊，年纪轻轻风华正茂，但从未纵情于所谓的夜生活。

张雪飞从上铺跳了下来，盘腿坐到我的铺位上。他狠命吸烟，猛烈咳嗽。宿舍里一派滚滚烟雾，我赶紧拉上张雪飞，一同出了宿舍。

4

7月里，军校的夜晚，一场暴雨骤降，原本闷热的天气和我们溽热的心情一般，陡然晴朗许多。一轮圆月高挂，在这分离的日子里，月亮却是圆的。故乡的歌是清远的笛声，莫非只在有月圆的晚上响起？我们爬上高高的宿舍楼楼顶，找了块儿空地盘腿坐下，一边仰头望月，不断向空中吐着烟圈，一边使劲抽打着叮到身上的蚊子。我们都没有出声，只是沉默地望向那轮圆月，望向，夜色笼罩下的我们的军校。

“老廖，这回你可是功德圆满，既回了大首都，又进了不赖的单位，你小子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咱弟兄们啊。”张雪飞感叹着。

“啥发达不发达的，我这人你了解，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惯了，不是个干大事的人。还是你小子这一回大连，绝对是放虎归山啊。大机关坐着，海军制服一穿，回头率保准百分之百。”东北人都喜欢人前整得溜光水滑、人五人六的，张雪飞尤其爱扮英俊青年，我于是这般恭维他道。

“不当教员正合了我心意了。教书多累人啊，说是有假期，可是还不得天天备课啊。咱们的那些教材都叫我给扔了。这往官场的道儿上一奔吧，关键还得脑筋灵活。否则你整得再明白，就是夜夜跟卢梭、黑格尔、叔本华、孟德斯鸠挤一被窝里卧谈都不灵。不过你老廖倒是个做学问的人，发表过不少文章，这教员不当，有点可惜了。”张雪飞挺掏心。

“啥可惜不可惜的，服从组织分配呗。穿了这身军装，就得跟颗螺丝钉似的，党把你装哪儿就得待哪儿。”我有点得便宜卖乖，却故作感伤。

“老廖，你说奇怪不？平时在军校里头吧，这也被管那也被禁的，心里头经常有股子火，想骂娘，盼着早点毕业。可眼前这真要走了吧，心里头还真有点酸溜溜的，真有点百感交集呢。你跟我说句实话，兄弟，上军校，你后悔不？”张雪飞问道。

这样的一个问题显然有些大了，譬如叶小米经常挂嘴边的，“生存还是死亡”一样，让人有点下不去嘴。我迟疑着又点上一根烟，也给张雪飞点上，半天没有回答。